

对孩子的爱，无条件，有原则

面对外界的指责，梦鸽说，“儿子是忠厚孩子，错的是社会环境”。

人是多面的，一个人在家人、朋友、陌生人的眼中，往往会展现不同的自己，加起来，才构成一个相对接近真实的人。所以，对于一个不相识的人，更难以依靠媒体或者父母的描述进行判断。之所以关心梦鸽的儿子，是因为他涉嫌犯罪，而这个时候，大家关心的是证据，其他的，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对我们这些外人来说，毫无关系。

至于社会环境，很遗憾，确实不理想。我不知道别人看法如何，但是自己为人母，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担心，担心有坏人会伤害自己的孩子，或者把孩子带上邪路。也因为这样，更明白为人父母责任重大，战战兢兢。说到底，要让孩子有一个是非观念，毕竟孩子不能够24小时生活在父母的视野之内，那个时候，只能依靠他们自己去判断、去成长。

也因为这样，当一个孩子出现行为差错的时候，是不是身为父母的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教过孩子，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偏差，给孩子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在孩子出现坏习惯或者不检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及时提醒和制止？对待孩子，是不是毫无原则，并把这种无原则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父母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意味着当孩子犯了错，别人都不喜欢他，或者不接受他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的父母不会抛弃自己；就算自己的孩子做的选择，不是自己的心头好，甚至自己不喜欢，但是只要没有犯错，不涉及是非，依然给予孩子选择的自由。而有原则，意味着不会对孩子的错误视而不见，甚至颠倒是非黑白，强词夺理，或者利用手中的特权，为的就是帮孩子推卸责任。而想深一层，这是因为这些家长本身的固有思维，他们认为一旦发生问题，原因一定在外部，从来不反省自己。

（作者：闫丘露薇，转自《南都周刊》，有删节）

茶与咖啡及其他

我讲一个在意大利旅行中遇到的小故事。

我们的导游是个在西方国家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华人，文化知识特别丰富。他一路讲了很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文学、美术、建筑，但是，一些团员却投诉他，说我们是出来休闲旅游的，不是来增加文化知识，不是来上课的。导游感叹说中国人文教育太可悲了，人都变得这样功利和没有文化。我也赞成导游的观点。其实，如此的旅游者也传播了中国人的文化形象，就是没有文化，暴发户。

但是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争执，一个上海女孩就认为投诉有理，她认为，导游确实太过于西方中心论，太西方化了，比如讲一个咖啡也要讲很久，其实我们的茶文化也很伟大嘛，没有必要讲那么多，学那么多西方的知识。

这里有两个问题，不要混淆。一个问题是有些国人的文化教养确实不够。西方人对艺术的态度虔诚专注，那种仔细认真地看画、看展览的态度，很值得学习。另一个问题是，表现了中国当代的一种思潮，即青年一代爱国、对中国文化有感情，这个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把自我尊重与学习别人对立起来，变成两个相互不能容忍的事情。仔细想一想他们自大自尊的感觉，其实类似一种暴发户的心态，我也有钱了，你凭什么教训我？我也有好东西，凭什么你只说你的好？我花钱，是来买服务的，凭什么要来受培训？这样，其实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暴发户与自闭者，这两种极端的形象，有时候是统一的。

其次，人是最重要的媒体，中国文化这些年“走出去”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也是让中国当代文化在国际秩序中通过检证而看清自己，因而代表着中国文化建设的一次重要机遇。

（作者：胡晓明，转自《文汇报》，有删节）

“攻读”的日子哪里去了

回首往日，读书的感觉是多么甘美，读书的光阴是多么珍贵，读书的收获是多么清爽，读书的心境是多么丰满。

不能忘记9岁时到“民众教育馆”借阅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冬天，当日“配给”（限量供应）的煤烧完了，馆内的两名工作人员因为我的贪读而不能下班，他们和颜悦色地与我商量，说由于室温直线下降，下次再来接着读好不好，而我沉浸在主教对冉阿让以德报怨的精神冲击里，我相信，人们本来应该是非常好，而我们硬是把自己“做坏”了。在寒冷与对别人的歉疚感中，我又读了11页。

不能忘记十来岁时我对于《大学》、《孝经》、《唐诗三百首》等的狂热阅读与高声朗读背诵，那也是一种体会，道理可以变成人格，规范可以变成尊严与骄傲，人可以变得更好。

不能忘记十八九岁的时候对于大量国内外文学经典的沉潜：鲁迅使我深邃，巴金使我燃烧，托尔斯泰使我赞叹，巴尔扎克使我惊悚，雨果使我震撼，契诃夫使我温柔，法捷耶夫使我敬仰……

而在艰难的时刻，是狄更斯陪伴了我，使我知道人必须经受风雨雷电、惊涛骇浪。

阅读使我充实，阅读使我开阔，阅读使我成长，阅读使我聪明而且坚强，阅读使我绝处逢生，阅读使我永远快乐地前进。

如今却也有忧虑，是不是现在

的儿童，现在的青少年，不再像我们当年那样热衷于阅读了呢？

他们的生活与获取信息的手段是怎样的便捷、舒适与多样啊。不一定读书籍报刊，看看电视或者从网上下载的一些图片与搞笑段子，你已经知道某些国际国家大事与某些洋洋大观的书籍的大概了。不一定也不需要弄得太清晰，你只要有机，已经知道哪个官员出了丑、哪个大人物要倒霉，哪个名家的家庭成员犯了事，还有哪样食品吃死了人。

不止一人大声宣告纸质书籍的式微、文学的终结、小说的衰亡，语言符号在更加直观一百倍的多媒体与信息量更大的网络面前的窘境了。不止一人用网上的浏览来代替专心致志的阅读，用虚拟的世界代替真实的体验与思考了。甚至连玩游戏、竞技、比赛也龟缩在电脑的显示屏前，可以数小时不离屏幕与键盘一步了。

然而，轻松愉快、马马虎虎的浏览当真能替代潜心认真的阅读——我们有时候称之为“攻读”的强心力劳动吗？听听歌曲音乐，看看千形万状的演员表演，果真能代替反复默诵与咀嚼那些花朵般、金子般、火焰般、匕首与针刺般的言语、段落、章节与名篇巨著吗？

不，那是不可能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语言学家与生理学家都已经判定，没有发达的语言系统，是不可能 有深刻丰饶的思想的。阅读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来激活人的思

围泽而渔

先是紫砂泥，后是高岭土，接着是田黄，然后是和田玉……现在又轮到歙石了。红了眼的人们蜂拥而上，老坑、新坑、农田、河床……掘地三尺，兜底翻呀。

古人因蠢人蠢行而造了个成语：“竭泽而渔”。今人要不要从这些痴人痴行中再造一个成语呢？

不必了，造个成语有什么用？妄想遏制？还不是书呆子的异想天开！

歙砚，我也有几方的，不知在储藏室的哪个角落里塞着呢——因为无用。准确地说，它的实用性已经转化为象征性了——现如今，除了少数老派画家外，还有几个在用砚台磨墨呢？从本质上讲，袭用现成套路源源不断地产出的砚台，精品尚且跳不出赝品的藩篱，更多粗制滥造的，就更是暴殄天物了。

歙石，其独特的材质不可再生。一问：滥用者有没有负罪感？二问：能不能跳出雕砚台的思路束缚，另创一种歙石工艺新品呢？也就是说，能不能生一分悠悠心态，围一个泽，再来悠悠打鱼呢？

这样，歙石或许能从拜金重围中杀出一条延年血路。

（文／图 戴逸如，转自《新民晚报》）

屈服吧，阿成

南斯拉夫电影故事片《桥》中，有这样一组细节，当瓦尔特押着那位被俘的德国军官进入德国的桥头指挥所的时候，那位叫脱格曼的上校向他行纳粹礼，瓦尔特说：“请把你的那只手也举起来。”这时候，脱格曼上校才发现他的谍报员已经被瓦尔特俘虏了，谍报员对脱格曼上校说，“屈服吧，少校”。在当代生活中，我居然也有了这样的感受。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大家都站好了等着照相，当然不是那种工作照，是生活中的某种团聚，被拍照之人都会伸出剪刀手说“耶——”，这令我有些小习惯。因为在我的青年时代，摄影师都说“好”，或者“笑一笑”，才开始照。而现如今都改成“耶”了，人人都“耶”，你不“耶”，就显得太落伍

了。那就“耶”吧。

曾几何时，两个人分手，彼此都说“再见”，而今全部改成“拜拜”了。中青年“拜拜”就不必说了，老年人也跟着绊绊磕磕地“拜拜”。因为大家都拜拜，你就不能不拜拜。

过去我们遇到令人惊讶的事情，都说“啊，太好了”或者“太让人吃惊了”，现在则改成“哇”了。遇到好吃的菜都说：“哇，太好吃了！”或者说：“哇，你打扮得太漂亮了！”人人都“哇”，就你不“哇”就不好。所以，你也得跟着“哇”。

过去，在饭店里吃过饭，都喊：“服务员，结账。”而今一律改成“埋单”。过去彼此之间称“同志”——前不久一个85岁的老作家给我打电话，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他在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是“阿成同志”，我

